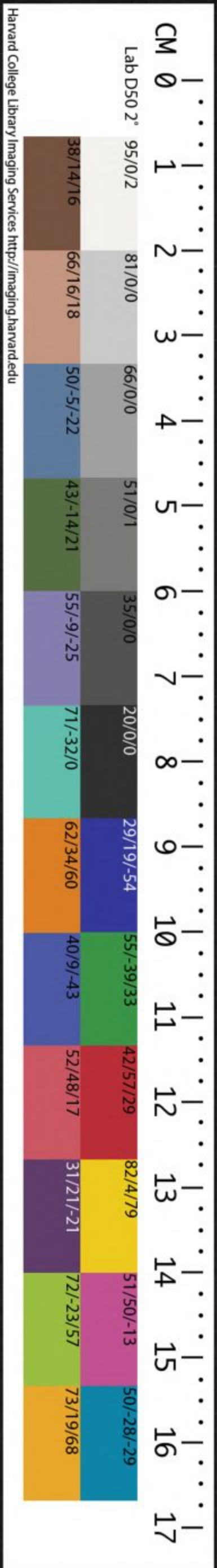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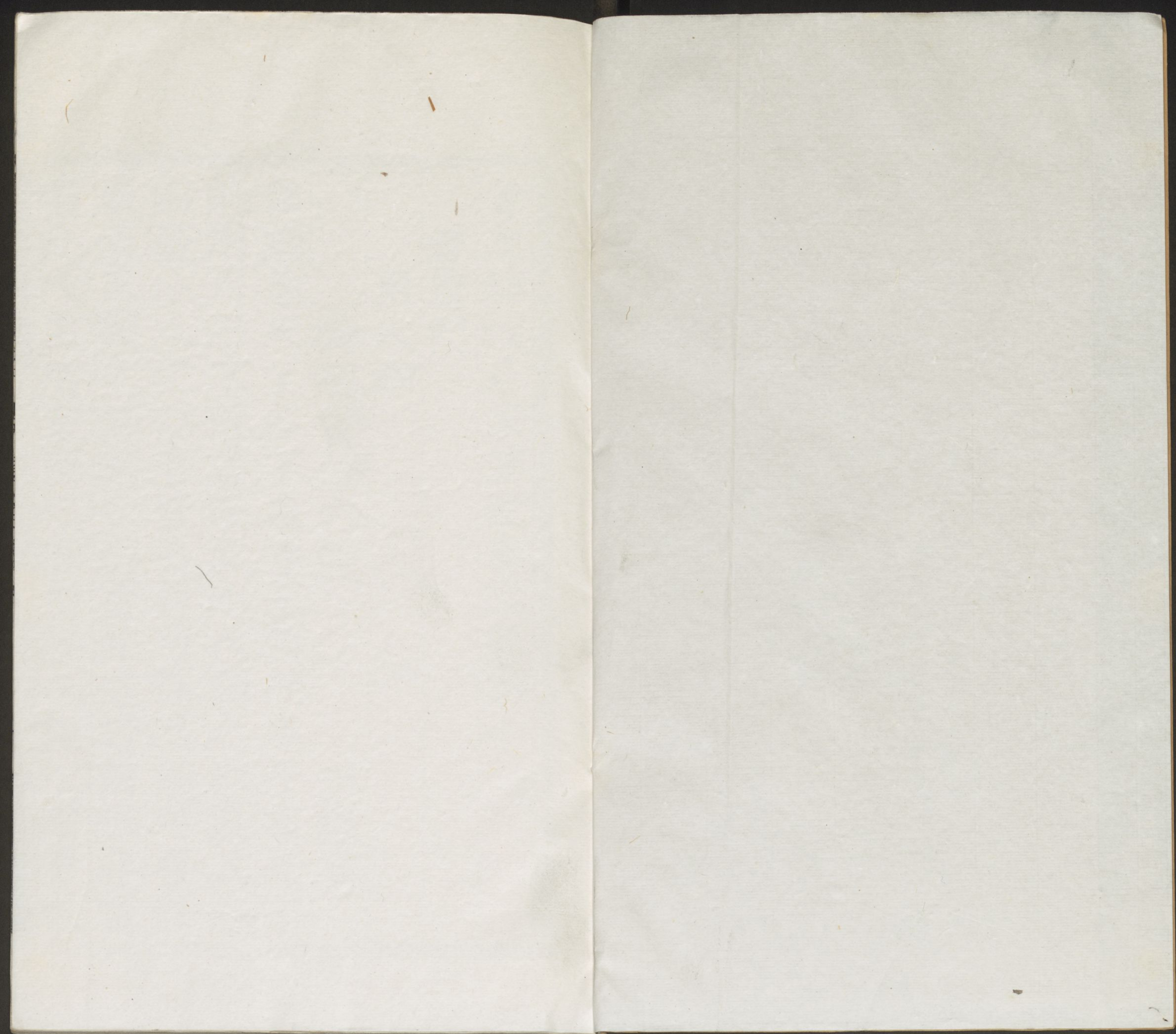


T 4664.5 / 483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8 194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十

君道門

用人四

論察賢佞之說

王慶豐

臣聞治天下者不患乎無賢而患乎有而不

能用用而不能盡而使小人間之以亂其治

願蓋小人之傑者皆有材可稱有能可喜修

威儀正顏色飾辭令與賢並進於前雖非賢

哉此人主所宜察之而勿誤也臣以謂旁求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十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君道門

用人四

論察賢佞之說

王巖叟

臣聞治天下者不患乎無賢而患乎有而不能  
能用用而不能盡而使小人間之以亂其治  
爾蓋小人之傑者皆有材可稱有能可喜修  
威儀正顏色飾辭令與賢並進於前誰非賢  
哉此人主所宜察之而勿誤也臣以謂旁求

素履而深考之博採公議而審觀之則賢佞  
可得而分矣臣請詳道所以察賢佞之說  
陛下垂聰明以聽焉幸甚賢人之所爲其進  
也難其退也易利之所在不競也勢之所居  
不趨也言行則惴惴以留而色不驕言不行  
則遲遲以去而色不怨以百姓之安爲樂而  
不以己之安爲樂以國家之危爲憂而不以  
身之危爲憂矯世厲俗有所不爲以觸忌也  
而不變犯顏逆鱗無所不盡以嬰禍也而不

悔不蔽天下之善不隱天下之惡專以不欺  
事其君執德秉義終始如一不觀當時之所  
好惡而順之此所謂賢者也 陛下試持此  
以取之而天下之賢有不爲 陛下所得者  
臣不信也佞人之所爲無定志也無定言也  
上所欲爲則爲之不惜其君之過舉也不卹  
其民之後害也進人不以爲國家而以爲己  
謀事不以先杜稷而以先身天下有疾苦而  
不以告也天下有善良而不以聞也懷祿耽

寵人情之所共厭而不自知也前日以爲是後日以爲非而不愧也然而自古中材之主未嘗不爲所惑者其巧言可聽其令色可悅仁人君子之朴訥非所敵爾此所謂佞人也陛下試持此以照之天下之佞人有不爲陛下所見者臣不信也孔子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知足以知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行之惟知之益深守之益固行之益篤以終之而已延登忠

賢以輔成 主上之聖德放遠佞柔使不爲清明之瑕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元豐八年九月  
肫上時爲監  
史察御

論求賢當去六蔽

又

臣伏觀自古治世天下之人安樂無事日躋於仁壽之域而不自知者人主清心以照理至誠以用賢之效也事莫不有理也心清則理自見天下未嘗無賢也誠至則賢自來恭惟陛下臨政逾年是非不能惑於聽邪正

不能亂於前不勞聰明而萬事皆理者心清  
以照之也惟是人材得之未多 朝廷之間  
除授之際常覺艱難不稱盛時之事可爲  
陛下惜耳 陛下勿謂天下之賢盡於此也  
而得賢之心足勿謂雖有賢者不易致也而  
求賢之心倦 陛下內篤此誠以自厲外勅  
同德協心之臣以求之臣以謂無不得賢之  
理然古有六蔽焉不去之則衆賢終不可盡  
得臣請爲 陛下道其理略有私意則爲蔽

執偏見則爲蔽局於褊心則爲蔽喜於附已  
則爲蔽有自賢之心則爲蔽簡貴自居而不  
與物親則爲蔽此求賢之所難 陛下不可  
不知也願 陛下深詔執政大臣使上同

陛下清心至誠之美而儆戒六蔽之患則天  
下之賢無遠近無隱顯皆將得之爲 朝廷

用以賢繼賢宗社之福生靈之幸與天壤相

等矣臣不勝愚忠

元祐元年十月  
上時爲左司諫

乞審於進賢果於去姦

又

臣伏覩 陛下即位之初首副天下之望用  
司馬光執政信行其言以革天下之弊惟光  
憂國愛民之誠心信於上下信於內外故  
陛下一用之而天下之心安四夷之心安而  
陛下之心亦安今不幸光薨臣知 陛下之  
心漠然矣臣竊聞百姓相與憂曰吾君能不  
忘光之言乎求其類而用之使持循其法乎  
又憂曰姦人無乃復將爲朋動搖正論以欺  
吾君乎無乃競爲身謀不卹 國家之急以

病吾民乎誰復以吾君之心爲心以吾民之  
意爲意夙夜盡瘁以遺其身如光者乎吾君  
方倚光以圖治而天遽奪之其何意耶臣願  
陛下益厲乃心益謹乃事益重所付可不泰  
然以忘憂也今宜先有以釋民之憂而安其  
心者惟當果於去姦審於進賢二端而已爾  
夫大忠在朝姦人雖未去猶有所忌而不能  
爲也光薨姦人今不可少留矣此臣之所以  
言 陛下當果於去姦也朝廷輕重天下安



危生靈休戚在用人而已今天下將觀  
陛下用人以卜否泰此臣之所以言 陛下  
當審於進賢也皆能有以協天下之望則百  
姓復可疑而憂哉惟 陛下圖之天下幸甚  
貼黃自古人臣因妬賢嫉能之心而遂  
害國事者無世無之臣觀光之賢上則  
見信於 陛下下則見信於百姓人人  
自恥以不及也臣恐此後必有妬光者  
陰以妄言毀短光之所爲以踈 陛下

之心俟間隙一開則將入其邪說行其  
姦謀以壞善政此 陛下不可不察也  
臣平生未嘗與光交接又未嘗受光恩  
非私於光也惟恐小人或誤 陛下耳  
今天下事大定矣民心安且樂矣此治  
道之成而聖功之著也惟在 陛下持  
之益堅信之益篤勿有所移則天下幸  
甚中外之人皆望大禮後罷張璪輩二  
三邪佞無狀之人何意璪輩未去而先

失一忠臣此中外之心以爲難恨之深  
者也今因噪輩自有請願 陛下早賜  
從之別命忠賢以重 朝廷以爲國家  
倚賴以慰服天下之心尤不可更容遲  
久玷辱 廟堂使蒼生失望四夷不安  
也

元祐 元年  
九月上

乞親賢踈佞堅其始終

梁燾

臣聞天下治亂在賢佞而人君之道以用人  
爲先得之賢則君德清明政由忠厚百姓和

樂四夷賓敬而朝廷尊安矣故治之所由興  
者在此甚可愛也失之佞則君德蔽蒙政由  
煩苛百姓怨鬱四夷驕侮而朝廷危辱矣故  
亂之所由起者在此甚可畏也自古帝王莫  
不知之然得之賢人常少而失之佞人常多  
其故何哉蓋始終之勢異而謹忽之心殊也  
夫治亂之作當其微時間不容髮至其著也  
判如霄壤之異人君者所宜深戒早辨謹持  
而不失毫釐也賢人之事君也主於盡忠盡

忠則不欺不欺則至公至公則言有所拂事  
有所違人君者初則親之終則踈之方其急  
於求治之時責其盡忠勵其不欺行其至公  
雖有所拂違而必喜之及其乂也習於既安  
而或怠於爲治以既怠之心處拂違之間故  
終有所厭而又踈之也賢人踈則佞人乘隙  
以入矣佞人之事君也主於不忠不忠則忍  
於欺罔欺罔則爲私爲私則言皆諛悅事皆  
柔從人君者初則遠之終則比之方其急於

永治之時唯知佞人之善眩惑聰明也必嚴  
思慮以待之及其乂也習於既安而或怠於  
爲治以既怠之心處諛從之間故終有所愛  
之而又比之也與賢人俱時有以忤其意然  
而卒至於治與佞人俱莫不得其所欲然而  
卒至於佞此治亂之相去甚近而甚著則堯  
桀之分霄壤不足以侔其遠矣惟大聖人  
爲能廣其聰明謹其好惡峻其去取堅其始  
終收天下之忠立天下之公成天下之治舉

以此也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以大公至正  
割臣下 皇帝陛下以至仁純孝承 祖宗  
親用忠賢風節頗厲踈斥姦佞朋黨漸消清  
明之德日以尊忠厚之政日以修和樂興於  
百姓賓敬見於四夷太平之功指日可待矣  
誠願 陛下自強剛德如天不息必使怠惰  
之意不少動於清衷察兩端之傾危排根而  
去之明一忠之靜正舉類而進之將令風俗  
純厚 朝廷尊安近者獻其忠遠者扶其公

仰跋 仁祖之治不難及矣惟 聖心少加  
思焉臣愚不勝惓惓盡節幸 陛下裁納元祐

元年九月上時  
為右諫議大夫

乞以善利二者別邪正之臣

朱光庭

臣聞自古治天下之先務唯別邪正之臣爾  
正臣進則天下入於泰邪臣進則天下入於  
否然則何道而別之在善與利之間也正臣  
一意在乎善務引君以當道故盡忠盡公未嘗

不敬邪臣一意以利苟患失之故爲佞爲欺  
無所不至恭惟 陛下天縱至聖明目達聰  
灼見正臣之在善日寘諸朝審知邪臣之在  
利遠之於外臣願 陛下堅持此志每用人  
之際以善與利二者之間常加明察使正臣  
日進而邪臣永退則天下何患乎不泰也元祐

元年上時  
爲左司諫

論大臣以兼容小人爲寬漸致邪正

不分

范祖禹

臣聞邪必害正正必去邪自古以來未有邪  
正並立而可以爲國者也雖堯舜在上未嘗  
無小人唯能使小人不勝君子所以治也雖  
桀紂在上未嘗無君子唯使君子不勝小人  
所以亂也在易內君子而外小人其卦爲泰  
泰者通而治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其卦爲否  
否者閉而亂也天下治亂未有不由君子小  
人君子在位必無惡政小人在位必無善政  
聖人爲天下唯能使小人外而不內在野不

在位而已非能使天下皆無小人也 陛下  
自初臨政以辨別君子小人爲先登進忠良  
斥退邪惡以致今日之治所進所退天下之  
人皆以爲然雖舉十六相去四凶不過如此  
也而比以年來大臣以兼容小人爲寬好惡  
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夫今日  
省寺他日之侍從也今日之侍從他日之輔  
之弼也宰相豈能使之終身不進乎周公作  
立政以戒成王自隼人綴衣虎賁趣馬小尹

左右攜僕藝人表臣百司皆勿以儉人其惟  
吉士夫儉人在上位則害政事在下位則害  
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戕敗善類朝廷之  
內何官可不擇人也邪人得志則正人不安  
正人不安則國無善政宰相以進賢退不肖  
爲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書曰惟說式克  
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之事也臣伏  
望 陛下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  
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在位爲他日之

患以副 陛下至誠求治之意

元祐四年上為起居舍人

分別邪正條目

范百祿

臣愚竊以為分別邪正自古所難惟察言觀行考其事實所謂正直之人或天資亮直或家世忠義或有志報國或自立名節所謂姦邪之人或逢迎上意或希合權貴或性識頗僻或冀望寵利凡此二端其情非一不可遍舉今輒疏其條目如後

導人主以質直使之虛中聽納則為公正

導人主以諂諛使之諱過拒諫則為姦邪

導人主以德義則為公正

導人主以功利則為姦邪

導人主以尊宗廟敬祭祀則為公正

導人主以簡宗廟略神祇則為姦邪

導人主以親睦九族惠養耆老則為公正

導人主以踈薄骨肉棄老遺年則為姦邪

導人主以恭儉清淨奉循典法則為公正

導人主以驕侈放肆不顧舊章則為姦邪

導人主以稼穡艱難惠及鰥寡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輕鄙農事不恤獨則爲姦邪  
導人主以柔遠息兵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用兵攻戰則爲姦邪  
導人主以原情謹罰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峻法立威則爲姦邪  
導人主以安民利衆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勞民動衆則爲姦邪  
導人主以進君子用善良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近小人用惡德則爲姦邪

右謹具進呈伏望特留 聖意推此事類以

觀人情則邪正可分而聰明無惑矣臣不勝

惓惓犬馬之忠

元祐五年三月十一日  
爲吏部侍郎兼侍讀

乞謹用左右近臣無雜邪正

蘇轍

臣竊觀元祐以來

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

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

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

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



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  
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臣雜  
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  
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  
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  
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  
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  
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無失其所不至憤  
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

亘温之亂諸亘親黨布滿中外及温死謝安  
代之爲政以三亘分涖三州彼此無怨江左  
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  
謂謝安之於亘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  
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亘氏而寘諸  
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  
保其身而况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  
含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  
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

怨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摧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為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為朝廷歛怨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為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温伯為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為邪黨以

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嘗論温伯之為人粗有文藝無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願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流便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為過也若謂其懷姦挾詐能首為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温伯則過至為朝廷遠慮則未為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謹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

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  
死則垂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  
臣不勝區區博採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  
諭大臣共崇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  
異同之心如此而後 朝廷安矣元祐五年  
上時爲御

史中丞

乞謹用左右近臣無雜邪正

係第  
二狀

蘇轍

臣今月二十二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

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  
天聽竊觀 聖意類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  
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  
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  
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 聖恩典司邦  
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  
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  
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  
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

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則曰放鄭聲  
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臯陶不仁者  
遠矣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諸  
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  
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  
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  
易所論尤爲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  
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  
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

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  
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遇二陰在下其  
卦爲遯陰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  
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  
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  
可以有爲小人奠居于外安而無怨故聖人  
名之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  
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  
其所天下之安未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

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說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

欲食肉而開之垆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

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  
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  
失民心彷徨踖蹢若無所措 朝廷雖不斥  
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 二聖慈仁  
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  
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  
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亭其黨臣謂此人  
若返豈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  
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

者 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親柄  
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希  
覲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  
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  
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  
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  
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平  
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  
泣思亮夫駢立平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

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人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

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如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

元祐五年六月

乞用君子保泰道

王巖叟

臣聞論者曰致天下之泰難守天下之泰易  
臣獨曰天下之泰致之易守之難蓋方其未  
也莫不急於求賢渴於聞諫得一善惟恐未  
之能行見一不善惟恐未之能去潛心於隱  
微而用意於人之所不到兢兢業業不敢暇  
豫故卒至於安樂而無事此天下之泰所以  
致之易也既泰矣曰我尚何求哉心日益驕  
志日益怠謂賢者足矣而忽於求謂善言盡  
矣而厭於聽謂患之隱者爲不足慮謂事之

微者爲不足防姦生而不知禍變而不悟故  
卒至於敗亂而莫之救此天下之泰所以守  
之難也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亂又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  
豫防之此皆聖人戒懼於治安無患之時者  
也伏惟 陛下臨御七年于茲進賢去佞協  
天下之公興利除害同百姓之欲無淫刑無  
橫斂不聞一夫有怨嘆之聲姦宄不作兵革  
不試時和歲豐海內寧謐以古驗今可謂泰



矣陛下又所以守之者有道無宮室之好  
無聲樂之玩無畋遊之樂無神仙之惑無干  
戈之喜私謁不行苞苴絕跡百王之蔽乃無  
一焉進學勤政寒暑不渝德日以新天下之  
勢固已不憂矣而臣尚區區若此亦何心哉  
以謂今日之治不易至此臣愚誠過計竊憂  
朝廷恬於無事稍怠初心或容小人乘間而  
隳我泰道爲陛下惜爾夫小人而無能不  
足畏也惟小人而材然後可畏正在陛下

審問之深考之明辨之謹遏之不使小人得  
以雜其間必擇端良忠信不二之君子而用  
之則今日之所以保泰道者至矣備矣  
陛下以純一之德守于上羣臣以純一之意  
守于下使泰道日長而無窮天下無患臣不  
勝大願

元祐六年上時爲  
簽書樞密院事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十六 終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十七

君道門

用人五

論爲政之要在辨邪正之實 梁燾

臣聞人主之德莫大於知人朝廷之政無先於急賢德以聰明爲高而政以忠厚爲本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至公至正明而有斷皇帝陛下仁孝莊敬靜淵䟽通閱天下之事日益多進天下之材日益廣講求祖宗治

體日益熟察見中外人情日益詳然而聰明  
或有所遺而忠厚未至於成者臣竊疑之或  
者聖心未加意於執要乎今日爲政之要在  
於辨邪正之實也唐李德裕有言曰邪正相  
攻上惑主聽正人呼邪人固爲邪矣邪人亦  
呼正人爲邪人主何以辨之臣故曰在辨其  
實也所謂正之實者能推公心以愛君憂國  
爲計不附下不罔上樂進善類愛惜生靈臨  
大節而忘其身事 兩宮而一其志爲

陛下常求長久安寧之計近思自於左右宮  
庭之間遠慮至於夷夏海隅之際皆欲得其  
歡康寧無事上下一意其爲安靜真切如此  
者是正人也此類進則聰明開廣內外大安  
豈不爲國家忠厚之福耶所謂邪之實者緩  
公急私復仇報怨外陽爲忠直內陰懷姦曲  
其言似忠而其實欺罔也其氣似敢而其實  
凶險也自謂介特而其實朋黨也自謂純一  
而其實二三其德也貪祿競進猜忍傾奪專

以傷害善良爲謀而又附託權要出死力爲之鷹犬不憚不恥以肆其毒不恤國之憂危務伸其志不懼上之悔患務行其言其爲傾搖多端如此者是邪人也此類進則聰明眩惑內外大恐豈不爲國家忠厚之患耶今聽其言而求其用心之微觀其行而考其處己之端其向背之異有無之殊雖未能盡究而亦可以槩見矣願陛下自信素知之心而守之以定深辨姦詐之說而斷之以不疑斥其邪人以安正人正人知所依歸恃以無恐得以奮忠竭節畢身圖報則朝廷之理不難致也臣不勝惓惓納忠之至

貼黃臣向在言路得侍清光伏見

陛下照物必盡其情僞而量有包容論政深達其義理而語其次序雖古之英主不能過也臣等累曾奏聞以謂邪正不可並用陛下深以爲是知邪正之必相攻也今並用矣臣等又謂邪人在

外正人在內則可治 陛下亦以爲是  
知邪人在內則害政也今邪人在內矣  
臣等又謂使邪人少正人多則可治  
陛下亦以爲是知邪人之多則交相朋  
比損正人之道也今邪人多矣以在內  
衆多之邪人與寡少之正人並用勢自  
不敵豈能久安而終無憂悔乎柰何與  
前日之聖意不同耶必有姦人移惑聖  
意也如不悟則姦邪乘隙數數進計終

至於成其禍此聖明所宜早辨勿爲清  
衷它日之憂悔也

貼黃 陛下自御政以來選用可信之  
臣以忠孝報 陛下之恩者今在朝廷  
不過數人羣小怨嫌陰結爲朋力謀排  
陷者不一日也其心欲盡去此數人則  
姦謀可行大姦有復來之望此數人者  
方以時事難守爲憂孤立難安爲懼若  
非 陛下知其從來忘身忘家當怨去

姦有愛君憂國之心力賜主張則豈能  
安全至於今日也在於今日之勢尤爲  
難立仰賴 聖造終始主張也此數人  
者亦未足深惜但恐小人復興攻擊轉  
多萬一如此則爲 太皇陛下即日之  
悔爲 皇帝陛下他日之憂此可爲大  
懼也願 聖明疑神深慮以杜其漸待  
其事起而後處則其勢必強橫難制縱  
終能制之憂勞亦已深矣伏望 聖慈

每當進擬人材之際丁寧審問謹重開  
可使私邪漸少朋黨自衰 朝廷日有  
安靜之望 聖政日有清明之益此道  
旣行可以緩憂矣小人姦言最是難辨  
蓋其巧美似忠害善似直狠愎似敢誣  
罔似公人主聽之一誤則得業俱損若  
早辨則終至憂患故聖人曰惡利口之  
不覆邦家者自古人君以爲戒聖明不  
可不察也

元祐六年十二月  
上時爲翰林學士

論臣寮上殿不得差遣

蔡蹈

臣竊見 朝廷日近引見上殿臣寮已蒙賜對退而俟命十有七八不報而去臣伏思踈遠小臣偶緣薦引乍瞻 天顏罔不震懼進對之際倉卒遺忘所不能免若其辭貌不近柔佞而有鄙野之氣就列之乂會有變革且器使之以觀其能既而無所取材片之未晚先王之時務得人材雖侏儒聾瞶有司火修聲遽條蒙鏐之用所謂器而使之者也今

朝廷方患人材乏少職事官負闕自左右僕射而下以至寺監丞簿往往通攝無以充數今其進既難則人材益見乏少因而自抑不敢以賜對爲望則遠近相傳士志畏怯不自勸勉殆非養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類之傳曰量才而任官度德而定位又曰與人不求備如此則下無遺才而朝無虛位矣官人之盛雖成周不得過也惟 陛下圖之

紹聖三年

三月上時爲  
監察御史

論君子之道直而難合小人之言遜  
而易入

曾肇

臣聞治天下在於正朝廷正朝廷在於辨邪  
正朝廷之上邪正不分而欲有爲於天下難  
矣蓋正者君子邪者小人君子在上小人在  
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君子道長小人道  
消而朝廷尊天下治矣小人在上君子在  
下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小人道長君子道  
消朝廷不得其尊天下不得而治矣君子小

人之不並立猶冰炭之不可同器鑿枘之不  
能相入也何則君子所鄉者公正小人所鄉  
者私邪也君子所知者遠且大小人所知者  
近且小也君子所趨者義小人所趨者利也  
君子所守者一定而不可移小人則觀望希  
合隨時上下而未嘗一也是以君子之道常  
直而難合小人之言常遜而易入自非明智  
不惑之君未有不屈彼而伸此者故以堯之  
聖而曰畏巧言令色孔壬以舜之聖而曰聖



讒說以孔子之聖而日遠佞人善爲國者必  
使君子小人兩得其所而不能相參然後君  
子有以御小人小人不能害君子苟爲朝廷  
之上忠佞並進賢不肖雜處則其於國事揆  
策任賢使能取舍必有不同取舍不同則王  
聽惑主聽惑則君子有時而屈小人有時而  
伸矣君子見絀則君子之類不得立小人見  
伸則小人之類更相援引充塞要路以是爲  
非以白爲黑蒙蔽欺罔無所不爲禍亂之源

甚可畏也夫自昔爲人君者豈樂屈君子伸  
小人以啓禍亂之源哉蓋小人聽其言則似  
辨任之事則似材又能先意承志以逢人主  
之好姦言曲學以避人主之惡浸淫滋蔓日  
漸月磨故能使人主甘心而不悟也然則何  
以辨之亦在虛心正志以察之而已昔者舜  
禹共堯雜處堯朝堯能賢舜禹而退共堯故  
大治孔子與季孟皆仕於魯魯公賢季孟而  
退孔子故大亂由是觀之君子小人豈能自

消長哉在人主取舍何如爾昔者劉向嘗為漢元帝好儒而優游不斷故向以謂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元帝不能用向言而委政恭顯漢室繇是而衰諸葛亮嘗與蜀先主論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頽君臣相勉卒成三分之業至如齊威公任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任寺貂易牙則

身蒙其禍為世大僂唐明皇用姚崇宋璟則有開元之治用李林甫楊國忠則有天寶之亂一人之身而前後成敗之效如此然則邪正果可不辨哉臣故以為治天下在於正朝廷正朝廷在於辨邪正惟陛下留神省察

元符三年正月上  
時為中書舍人

論惟材是用無係一偏 曾肇

臣竊觀唐太宗初即位急於求治搜拔賢雋不以一途故取魏證於仇讎取馬周於布衣

取王珪杜淹韋挺於流竄其餘罪亡俘虜之  
臣咸引在朝唯材是任卒賴其助以成正觀  
之治及我太祖皇帝踐祚之始亦以人材  
爲先方是時乘五代衰亂之餘太祖皇帝  
征伐四方粗定天下制度典章尚多闕略又  
自郭周以後藩鎮幕府不得奏辟士大夫罕  
有資廕入官之門唯進士經學二途而已然  
歲取進士止三十人經學止五十人選舉旣  
難不無滯材太宗知其然故在位二十餘

年所擢士以萬計舍短取長不求其備一時  
草澤遺逸之人收拾略盡本朝各臣多繇  
此出後世稱誦以謂太宗明於治體以天  
下爲度非衆人所及故能越去拘攣以牢籠  
豪傑爲國之用此誠不世出之英主後嗣所  
宜師法者也臣伏見近歲以來內則臺省清  
要外則藩府守將類多闕負或曰乏材而然  
臣謂古者不借材於異代無世而無材患在  
用之不廣爾用之不廣則取人有限取人有

限則材者不必用用者不必材是以上之政  
事有曠廢不舉之憂下之懷能抱器之士有  
鬱塞不伸之歎此宜今日之所留意也  
陛下臨御以來銳於更化其所引拔固已不  
專一途然臣愚過計尚意左右之臣或未盡  
以皇極大中之道啓迪陛下於用人之際  
不能無方致陛下勵精求治之初有人材  
不足之慮伏望陛下遠稽唐正觀所以致  
治之繇近以太宗皇帝振舉滯淹爲法無

惑於浮言無係於一偏斷自聖心唯材是用  
收其大者以爲棟梁柱石其小者亦足備榱  
桷居楔之任庶於經營清朝無施不宜以成  
治功以通衆志豈獨天下之幸實杜稷無疆  
之福也在易之泰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  
亡得尚于中行蓋當上下交泰君子道長小  
人道消之時荒穢者包之馮河不中者用之  
遠者不遺忘近者不朋比如此故得尚于中  
行所以爲盛在書之皇極曰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  
直如此故能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惟

陛下留聽母忽

元符三年正月

乞示好惡明忠邪

龔夬

臣聞好惡未明人迷所嚮忠邪未判衆聽必  
疑臣頃在外服側聞朝廷聖政日新遠邇  
忻戴及被命詣闕又聞進退人材皆出  
睿斷此固甚盛之舉也然而姦黨旣破則彼  
將早夜爲計以謀自安不可不察或遽於革

面以求自入或申執邪說以拒正論或妄稱  
禍亂以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迫人主或  
巧事貴戚或陰結左右大抵姦人之情其計  
百出不可盡舉其要則欲變亂是非渾殺曲  
直以疑誤朝廷將幸其旣敗復用已去復留  
而已矣君子直道而行不爲機變則必墮姦  
人之術內若然則天下之治殆未可知也故  
必在朝廷洞判忠邪斷而行之若小不忍則  
害大政恭惟先皇帝聰明聖神臨政願治

臣昔蒙賜對親被 聖訓勿爲阿附以期自  
守今臣不言則爲上負厚恩下廢所守朋姦  
罔上自取犯義之罪惟 陛下深察臣言以  
示好惡以明忠邪而陟降多士使遠近皆知  
進賢退姦之意將見天下鼓舞聖化太平之  
治不難致也

元符三年三月上  
時爲殿中侍御史

論任賢去邪在於果斷 陳師錫

臣聞堯舜禹稷之相遇其朝夕都俞勸戒不  
過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蓋爲君之先務在

此也夫知任賢而任之之意不專賢不可得  
而任矣知去邪而遲疑不斷雖有去邪之意  
邪亦不可得而去矣昔齊威公問管仲曰吾  
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  
此極非其善者然非害霸也任賢而使小人  
間之害霸也又曰郭何以亡管仲曰以其善  
善而惡惡威公曰善善而惡惡何以亡管仲  
曰善善而不得用惡惡而不能去郭由是亡  
由此言之人君不得任賢去邪之道大不可

以王小不可以霸守而不變將至於亡其能  
霸且王乎管仲且猶知此况不爲管仲者乎  
宋興一百五十餘載矣號稱太平饗國長久  
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臣竊嘗  
考致治之本亦不過於開納直言善御羣臣  
賢必進邪必退自明道中親攬萬機見政事  
之多僻知輔佐之失職自宰相呂夷簡樞密  
使張耆參副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  
皆罷去天下已服其英斷矣寶元之初地震

冬雷用諫官韓琦之言而宰相王隨及同列  
陳堯佐盛度韓億石中立同時見黜嘗用夏  
竦爲樞密使諫官歐陽脩論其姦邪即日罷  
竦判河陽晏殊爲宰相諫官蔡襄言其不恤  
邊事廣置田宅即日出殊知潁州其後不次  
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致慶曆嘉祐  
之治爲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  
代之風若仁宗牽於偏聽優柔不斷臺諫  
備位言不見用賢善不進朋姦不去則安能

饗四十有二年太平之福乎臣願 陛下遠  
思堯舜禹稷任賢去邪之道中采齊威管仲  
善善惡惡之戒近法 仁祖納諫御臣之意  
則太平之盛指日可見伏望 陛下留神省

察

元符二年五月初  
除殿中侍御史

乞爲政取人無熙豐元祐之間

江公望

臣日者獲邇清光親承 聖訓以今日之治  
體當以繼述爲先復賜宴間側聆 睿旨以

今日 朝廷而患元祐人爲多臣退而思之  
既持繼述之論必牽於元祐之說此理勢之  
必至者也夫孝子之心莫不以繼述爲美  
哲廟固孝於神考矣持繼述之論牢不可破  
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爲同忠於君爲異一  
語不相合時政必目爲流俗一談不相侔時  
事必指爲橫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  
臣父子之名分以感動人主故元祐之臣投  
荒屏裔爲之一空所引陰險儉佞輕浮刻薄



之小人內結中貴以窺伺主意外生邊事以  
持父祿位人力困竭國用匱乏天下爲之騷  
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大臣持論不平之  
過也昔成周之時作興人材化雨德風浸潤  
披拂菁菁有阿陵之養芄芄足薪槩之用一  
遭幽厲之禍人才凋落至宣王中興有德輔  
如毛民鮮克舉之愛莫助之之歎宣王知人  
才可以培植而生可以護養而成若芑之新  
田蓄畝培植護養有力故南征薄采而足用

也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  
紹聖竄逐之後凋踈落漠所餘無幾天假殘  
息若有待焉 陛下有作萬物興覩雨露滂  
沛咸被湔洗不旋踵召寘禁近或布在臺省  
要藩便郡班班有之萬無一生之人旣獲全  
活百有十非之者一切俱原豈惟不失前日  
仕官疊疊焉有進擢之望人非木石豈敢不  
懷恩 陛下不用則已用之則若臂之使指  
若手足之扞頭目豈復有不應我哉 陛下

持繼述之論而以元祐人爲多不過患其不爲使爾此正非所慮也 陛下操利勢持名器體乾剛之德用皇極之道以臨御天下以役使羣物人臣結髮辭親委質就仕旣移所事事 陛下豈有驚然不爲使哉 陛下不迫其所難不強其所不能得欲同心協力遵奉神考已成之法度徐將講求繼述之美意與天下共享其利爾昔齊威釋射鈞之讎而管仲得以濟其功晉文不宿斬祛之怨而勃

鞮得以成其名王珪魏證易所事而不以陰計爲諱唐太宗用其直而卒成仁義之治神考於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鈞斬祛之讎陰計之隙也 先帝信仇人而黜之 陛下黜仇人而用之用其隙猶足以濟治况非其隙而用之者乎其肯爲 陛下盡心也必矣 陛下若立元祐爲題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縉紳之禍何時已也可不痛哉 陛下嘗榜朝堂并布告

天下以爲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間損益惟時之所宜用捨惟義之所在又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嘉靖庶邦蓋當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此言 陛下欲渝此言其如皇天后土何論述事則一無所作述之而已此詩所謂率由舊章而閔子騫所謂仍舊貫何必改作者也論繼志則治雖不同同歸于治而啓之敬承禹道武王之卒其伐功者也惟道是從豈泥于已陳之迹

哉二帝常道也可則若之否則稽之何常之有惟其不常是乃所以爲常道也伏望 陛下以繼述爲大計以因時損益爲盡美雖步驟馳騁不越於 神考法度之間皆足以爲治是猶王良造父之挾輿馬駕御疾徐之節在我雖欲頓領而爲之用勢亦不可得已况非迫其所難而強其所不能也楊雄曰御得其道天下狙詐咸作敵治天下者審所御而已能審所御雖

狙詐且爲之使况不爲狙詐者乎故有國者  
惟患人才之不多不患多而不可用惟患不  
能用而已 陛下明諭羣臣以朕之所謂繼  
述者如此朕之所以遇元祐之臣者如此咸  
勉承 聖訓各務同心協力以成繼述之美  
以保富貴安榮朕於爵祿何所愛焉儻陽爲  
公心陰結死黨專立異論務沮成法或怏怏  
非其君而驚不爲使則明行誅斥以戒在位  
朕於汝無愧汝負朕爲多自速之禍也悔何

及焉先以之訓誥之情申之以丁寧之義終  
之以惻怛之意此周公所謂予不惠若茲多  
誥蓋有不獲免者矣如是元祐之人惟患其  
不多繼述之美無患其不盡天下何患其不  
治也在 陛下御之而已矣仁者善合人不  
仁者善離人惟聖人能置人於其間是猶水  
火之不相能也置鼎焉故能濟烹飪之功成  
五味之和今宰相執政侍從臺諫 陛下善  
置人焉雖水火之不相能也必有足以濟治

者矣此尤不可不察也

建中靖國元年上時爲右司諫

### 論用人太易

楊時

臣聞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夫命有德討有罪皆天也人君不得而私焉奉天而已矣臣竊觀陛下即位以來未三月更易宰輔凡八九人大臣民之表古之天子體貌之而厲其節者也其進之也易故其去之也輕欲其自重而不苟難矣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

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夫上自左右卿大夫之言下逮庶人之議皆曰賢則用之可以無疑矣然猶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其考審豈不至矣夫湯之用人惟已由此道也昔季布爲河東太守人有稱其賢者文帝召之欲以爲御史大夫又言其使酒難近罷之季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又以一人之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也若季布之爲人固

無足爲 陛下道然其言有足取者臣恐  
陛下用人如此天下聞之亦有以窺 陛下  
也近見百司羣吏有待次一二年者而復除  
它人代之此近日嬖倖受賄賂而私請者之  
所爲前此無有也 陛下欲盡循 祖宗之  
法不可復用此例謹之於始猶懼不終始之  
不謹後將若何臣伏望 陛下重惜名器無  
輕以授人一非其人則民受其弊亂之所由  
生不可忽也仍願聽言而加察焉見賢而後

用見不賢而後去無容私焉奉天而已天下

幸甚

靖康元年二月上  
時除右諫議大夫

論用人太易

余應求

臣聞重爵位則多士勸謹用人則朝廷尊蓋  
與之不重則下輕上爵易於用人則去之必  
速此理之必然者近者朝廷此弊尤甚末流  
至今未之能革 陛下臨御甫三月矣凡用  
四宰相九執政列侍從者十餘人初不謹取  
故去之每速近日除用尤爲超躡有趣召未

至而已屢遷者有未收功效而與峻職者有  
自下僚徑爲侍從者有取其一言解褐爲師  
儒者有一日差除至二十餘人者其人之賢  
愚能否固未暇論然視爵位亦太輕矣用人  
亦太易矣夫賢才之士有可不次用者如湯  
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不過一人而已未  
聞當時百執事之衆皆然也方今名器冗濫  
而未清仕進僥倖而未抑誠宜大有剗革以  
新初政乃復輕易如此臣竊惜之願詔執事

特加詳謹毋備具官僚毋超躡除授毋徇私  
愛毋用非才使綸綍之下當人心而無煩言  
則朝廷尊而多士勸政事修而夷狄服矣靖  
元年上時爲  
監察御史

校完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十七

終





